



玄小佛
作品

爱情与激情

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牺牲了一辈子的幸福，
我才真正了解，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激情……

玄小佛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爱情与激情

玄小佛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与激情/玄小佛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7

(玄小佛作品;4)

ISBN 978-7-5452-0697-5

I. ①爱…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733 号

本作品系列(简体字版)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

策 划：王 刚 徐明松

责任编辑：许 铭

封面设计: The Mint · 彭小品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爱情与激情(插图本)

著 者 玄小佛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7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697-5/J.408

定 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先学会做人，
再学会做男人与女人。

——玄小佛

那年夏天,我比同学,多了件事。

大家都忙着设计自己的毕业礼服。

十分单纯的愉悦。

我们这些实践学院服装设计科的学生。

服装设计,不再是女孩的专利与向往。

我们班上,就有三分之一的男孩。

只有我,无法陶醉在这么简单、纯洁的快乐里。

我怀孕了。

周圣敏住台南。

陈若云住彰化。

我家在新竹。

三个女孩,合租了士林夜市旁的公寓。

离学校近。

下课后,都以未来的服装设计师心态,有模有样地买些廉价布、
构图、打版、剪裁。

我们三个人,凑足了零用钱,订了台功能多样的缝纫机。

经常,我们都相当傲态地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

目的是希望引起赞美。

周圣敏是个谦卑的女孩。

生长在天主教家庭,每个星期天,一定上教堂望弥撒,学校的爱



心社团，一定有她一份。

她最爱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是：

“愿主与你同在。”

陈若云是虔诚的佛教徒。

当“愿主与你同在”呈现于她耳际，总要弄皱她的眉心。

周圣敏有张清秀如干净湖水的脸。

同学四年下来，周圣敏似未发过脾气，她永远有着“年轻母亲”般的慈祥音阶。

陈若云很漂亮。

模特儿的高度、双眼皮深得仿佛进整形医院割过，鼻子相当挺，嘴角线条很优雅。

校内、校外，男孩子的目光，都会情不自禁地留意在她身上。

初一、十五，她吃素。

有时候，我感觉，她是有意做给周圣敏看的。

我常常纳闷，宗教一定要区分、比较？

何希玲是我的姓名。

我没有周圣敏的清秀。

我也没有陈若云的漂亮。

我是无神论者，没有宗教信仰。

我那张脸，平庸得随便就可以捡出一张来。

但此刻，我不“平庸”了。

毕业之际，我有了惊人的事件——怀孕。

曹仲凯没说话。

他用哲学家的沉思,面对我怀孕的事实。

曹仲凯是台湾最高学府——台大的学生。

他是马来西亚侨生,家境非常富裕。

倒不是我内心不满他的沉思。

凭他的成绩,若不是侨生加分,他是进不了台大的。

他蛮聪明的。

他选了哲学系。

一个好混文凭的科系。

我念服装设计科。起码,要真枪实弹地交出一件又一件、劳心劳力的服装。

“我连机票都订好了,毕业典礼一结束,我就回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小心地让自己怀孕?”

我真寒心。

虽然,我貌不惊人。

大一时,台大跟实践,联谊烤肉,曹仲凯代表台大。当晚,萤火夜的烤肉香里,曹仲凯十分坦诚地自己介绍。

“我叫曹仲凯,马来西亚侨生,哲学系的,我来台湾四年了,高中念华侨中学,我告诉我妈妈,我一定会在台湾结婚,你长得像我妹妹,见到你,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跟思念。”



当时，我怦然心跳。

曹仲凯怎么会平庸如我的女孩，说出这般藏尽追求的话语？
深眼、高鼻，还有对让人醉心的酒窝。

曹仲凯十分高大，有张哲学家沉悒的脸。

他们台大，跟我们实践的女孩，都暗地里讨论曹仲凯，极盼望自己
已是曹仲凯心中等待的目标。

那个目标落在我身上。

我看到陈若云眼神里，阵阵的失落感。

周圣敏仍是一潭湖水，她忙着在烤肉上洒佐料。

周圣敏最异于同学的地方是——不盼望爱情。

那次的萤火夜，个个锁定心中理想的异性。

只有周圣敏，纯粹在烤肉上得到欢乐。

而我，进入大学，就跌入爱情。

许多女孩妒忌我。

原因是，曹仲凯不该选择这么平庸的何希玲。

“仲凯，你一直说——，说你要娶一个台湾女孩回——回马来西亚，我怀孕——”

曹仲凯非常不屑我的理由。醉人的酒窝变得怕人。

“就因为你怀孕！懂吗？我一直说过，我非常敬爱我母亲，带一个
未婚怀孕的女孩回去，我母亲会怎么想我？会怎么看你？我母亲是个
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况且，我的家世不容许我娶这样的女孩。”

除了心寒，我发怒了。

“曹仲凯！你在找借口！拿你母亲做借口！你一直说过，你非

常敬爱你母亲！你也一直说过，你是独生子，在马来西亚的中国社会圈里，十分重视传宗接代！我怀疑你爱上我的原因！应该说，我知道你爱上我的原因了！”

曹仲凯争辩的声音好大。

“原因！原因！爱上你需要原因吗？”

“要不要我告诉你？你寂寞！你需要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孩！这个女孩，必须不出色，如果漂亮点，立刻会被别人追走！我长得太平庸，我会死心塌地地守着爱情，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四年大学生活，我像个女奴，忠心耿耿地把你当主人！现在，主人要走了，女奴的意义，完全没有价值了！你的酒窝是勾引女孩的陷阱！”

曹仲凯又以哲学家的悲沉，为自己解释。

“我从不认识你暴躁的另一面！这是我的过失，四年来，我居然乐观地设定你是个温柔的女孩。”

“曹仲凯！你又在找借口了！你可耻！”

他不开口了。

他沉静得像一条靠岸的船。

我真的没有暴躁性格。

我一向知道自己长相平庸。

我最大的优点是，极有自知之明。

我以冷静，攻击曹仲凯的沉默。

“曹仲凯，我从不认识你卑鄙的另一面，这是我的过失，四年来，我居然乐观地设定你是个负责的男孩。”

我不再给曹仲凯解释的借口。



我仰首阔步地走了。

那张平庸的脸，因为学的是服装设计，四年大学下来，我还蛮会穿衣服的。

湛蓝方格的短裙，湖水绿的凹领上衣，轻飘飘的，走起路来，整个人修长而有气质。

我十分冷静地设计毕业礼服。

我笑容盈盈地怀着三个月的身孕，参加毕业公演。

我招来了陈若云的妒忌，周圣敏的赞美。

毕业公演上，我设计的十八世纪欧洲宫廷礼服，得到了最大的掌声。

谁也没料到，高腰、镶满人工珍珠的礼服这项创意，来自对腹部的掩饰。

回到宿舍——我们租来的公寓，周圣敏的赞美声不断，陈若云逮到机会，拦截了周圣敏的赞美。

“何希玲，我真替你难过，曹仲凯居然没有来参加你的毕业公演，不是准备毕业就结婚吗？”

我还算平静。

该打击的，曹仲凯全说过了。

我已准备足够的勇气，承受被曹仲凯甩掉的疼痛。

“我们分手了，他提出来的。”

陈若云不是天生的坏个性。

四年同学下来，朝夕相处，我们感情极深。

陈若云不再妒忌。

她高亢地发出打抱不平的怒声。

“太无情！太过分！四年的感情，一笔就勾销了吗？我去找曹仲凯算账！”

是周圣敏用她湖水般清静的声音，唤回激动的陈若云。

“算账要有充足的理由，单纯的分手，是两个人的事，何希玲，一定有别的原因，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和陈若云吗？有什么痛苦，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分担。”

她们两双眼睛，关怀地审视着我。

我生于一个保守的家庭。

虽无宗教信仰。

但未婚怀孕，令我羞于启口。

她们那两双眼睛，仍压迫着我，充满感情的两双眼睛。

“何希玲！说呀！我们是同学，也是室友！我没有周圣敏的耐心，曹仲凯凭什么提出分手？”

四年的朝夕相处，确实培养了份手足般的感情。

周圣敏言行举止，安宁得如啃草的小羊。

漂亮的陈若云，除非有男孩在场，否则，总是冲动得像个示威的暴民，有几分侠义心肠。

我呢？与我的平庸长相十分接近，连性格都没有特殊的魅力。

我无法隐瞒了。

在周圣敏、陈若云面前，我再也支撑不住了。



我算冷静。

我并没有嚎啕地大哭一场。

轻轻拿起那件获得掌声的公演礼服。

“我故意设计高腰，——我知道还看不出来，但心虚，我——怀孕了，我不知道该去哪打胎——”

她们的眼睛、像着了火般惊慌。

陈若云几乎疯了。

“不可以！不可以！我承认当时我妒忌曹仲凯追你！我承认今天毕业公演！我妒忌你得到的掌声！大一到毕业！这两件事让我不平衡！但你不可以打胎！我是信佛的！打胎等于杀生！你不怕婴灵附体吗？我不让你做这种事！我绝不答应！”

什么杀生、婴灵，对我而言，全是迷信。

但，陈若云那份宗教执狂，令我感动得几乎屈服。

周圣敏绵羊般的声音，似坚定的祷告。

“何希玲，每一个生命，都是天主的旨意，就算这个孩子，曹仲凯不要，他还有天父。”

又是宗教。

这两份深浓的友谊，都是极端的宗教分子。

然而，此刻的我，不可否认，十分享受宗教发射出来的真诚。

周圣敏一席话，震呆了我跟陈若云。

“陈若云，我主张何希玲把孩子生下来，我既然主张，我就愿意对孩子的未来，分担责任，你呢？”

瞬间，我仿如置身事外。

怀孕变成我的两个好友的问题。

陈若云不知道是赌气，还是认真，沉思了几秒后，痛下了决心。
那张漂亮的脸，像在比毅力。

“说话算话！周圣敏，我们两个，负责抚养何希玲肚子里的小孩！”

我不再置身事外。

感动、感激全被我抛到脑后。

“你们在干什么！我不会生下这个孩子！我没做过未婚妈妈，我可以想象未婚妈妈的痛苦！当我挺着大肚子，我能出门吗？我怎么对我爸妈解释？这段过程，你们能代替我吗？一个说婴灵会附体，是杀生行为！一个说天主的旨意，曹仲凯不要，还有天父！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不相信这些！我讨厌你们的宗教态度！我是无神论者！”

我有些任性。

我甚至有些牵怒的情绪。

陈若云的脾气，突然，变得好温和，像在求我。

“何希玲，我了解你内心的挣扎，相信我一次，真的有因果报应。婴灵附体好可怕，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堕胎就是杀生，周圣敏说得太抽象了，天父哪能取代父亲的角色，但，站在人道的立场，我现在牵条狗，拿把刀，叫你杀生，你做得出来吗？”

我们都太年轻了，年轻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陈若云不惜以“负责抚养”的代价，诋毁周圣敏的天主教。

绵羊般的周圣敏，仍以她绵羊的声音：

“天主爱每一个生命，天主会宽恕陈若云的软弱无知，天主也会赞扬陈若云不惜手段、保护你的孩子，今晚，我会为你祈祷，也会为



陈若云！”

像把剪刀，陈若云极端不服地剪掉周圣敏的话。

“不要你为我祈祷！晚上我会为何希玲念大悲咒，念到孩子生下为止。另外，从明天开始，我为何希玲吃素，保佑她平安顺产。”

我又被我的两个好同学、好朋友的宗教热诚，感动得忘了怀孕的是我自己了。

“陈若云，我们不要为宗教争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继续租这个房子，何希玲不能回家，她无法面对父母亲友的眼光。”

“我同意，肚子大了，何希玲不敢出门，住在这最好，我打电话给我父母，我在台北找工作，我必须留在台北。”

她们两个人，商讨着我的未来，决定着我的未来。

是曹仲凯的冷酷，造成我接受陈若云、周圣敏的满腔热诚吗？

我听从周圣敏、陈若云的安排。

我打了电话回家，说自己被聘为服装设计师。这是份梦寐以求的职业，十分忙碌，短时间不能回新竹。

我仿佛置身于一个荒唐的游戏。

没有痛苦，没有悲愁。

我根本忘了曹仲凯这个制造祸端的人。

当然，我更忘了，我是个未婚妈妈。

陈若云真的开始为我吃素，每晚念大悲咒。

周圣敏夜夜为我祷告，并诵玫瑰经。

陈若云偶尔会不以为然地在念大悲咒时，加强音量，压按玫瑰经。

周圣敏总是用双悲悯的眼睛，不为所动地对着我，背诵玫瑰经。

佛教也好，天主教也罢。

我的两个好朋友，以宗教为我肚子里的婴儿，进行“胎教”。

叫我如何不下这个孩子？

叫我如何不感动而安分地守在这个“家”，足不出户地“待产”？

周圣敏在一家妇女杂志，编排服装部的版图，月薪不高——两万元。”

陈若云接服装秀，一场表演下来，三千块。

她们坚持不要我工作。

因为，我已开始穿孕妇装了。

晚上是佛教与天主教的“胎教”。

白天，床头摆满了她们买的书。如单亲妈妈的责任，充分发挥女人潜能，教育儿童心理学等。

这些陌生的书籍，我很认真地阅读。

为了胎教。

更为了不能辜负我所获得的丰富友情。

仿佛，在玩一场“不负责”的游戏。

没有悲伤，没有顾忌。

我十分开心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更开心的是陈若云、周圣敏。



她们一分钟都没离开过医院。

她们要求进产房陪我。

有这样生孩子的吗？

答案：有。

一个未婚、没有丈夫陪同的女孩，高高兴兴地顺产第一胎。

睁开眼睛，周圣敏、陈若云小心地抢着抱那个软软、小小、丑丑的生命。

陈若云的脸，从未如此祥和过。

“何希玲，我真感动，阿弥陀佛，女人太伟大了，先看到一个好小的头，然后，有手、有脚，然后，婴儿开始大哭，天哪！经过你，这个地球，多了个生命。”

“感谢主，何希玲，我也感动，太奇妙了，生命诞生的过程，好奥妙，真的感激主，一切荣耀归于主。”

陈若云祥和的脸，凶了。小心地抢过婴儿。

“周圣敏，她才刚生出来，别传教行不行？你好自私？也许她长大是佛教徒！”

“我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何希玲，天主——”

我听到自己虚弱的声音。

“不要吵架嘛，信什么教都一样，反正——，她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我哭了。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不该生下这个孩子。

她们被我的哭声吓呆了。

她们不再议论宗教。

婴啼声令她们惊慌。

顿间，我在她们眼里，看到跟我相同的意识。

陈若云赎声地含着泪。

“周圣敏，应该还没忘掉，为什么鼓励何希玲把孩子生下来的吧？”

周圣敏湖水般的脸，像等待救世主的希伯来人。

“你冲动地以为，你是观世音菩萨，我冲动地以为，我是圣母玛利亚，我们以宗教的立场，自认慈悲——”

陈若云赎罪的泪，对向我。

“何希玲我发誓，我会为我们的冲动负责，就算我将来结婚，我也会抚养你的女儿。”

周圣敏抱着肺活量极佳的婴孩，宣誓着：

“我也为我的冲动负责，这个孩子十分健康，十分可爱，在她出生的那一刹那，我就对这个孩子有份女性之情，我愿抚养她，终身不嫁。”

含泪的陈若云，不甘示弱地指控周圣敏。

“周圣敏！你好阴险，终身不嫁？你在向谁赎罪？向你的天主吗？说话算话！大家来比毅力！只要你不嫁！我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

老天爷，我的两个好同学、好朋友、好室友，像在跟自己比赛。

我忘了自己是刚生完孩子的产妇。

我也忘了，那啼声不止的婴儿是我的孩子。